

唐前边塞诗 史论

TangQian BianSaiShi ShiLun

● 关永利◎著

高校社科研究文库

中国文史出版社

唐前边塞诗 史论

TangQian BianSaiShi ShiLun

● 关永利◎著

高校社科研究文库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前边塞诗史论 / 关永利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34-4806-5

I. ①唐… II. ①关… III. ①边塞诗派—诗歌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463 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引 论 边塞诗的源起及其意义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边塞诗歌	8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	8
第二节 悠悠旌旆,萧萧马鸣 ——时代英雄的赞歌	12
第三节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征夫怀乡的心声	28
第四节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思妇怀远的心曲	41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边塞文学	55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民族关系	55
第二节 边塞英雄业绩的再现	60
第三节 边塞风物的描绘	70
第四节 边塞悲歌的再现	75
第三章 魏晋时期的边塞诗歌	86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民族关系及边塞情形	86

第二节	文人创作边塞诗模式的确立	89
第三节	边塞诗中苦寒主题的放大	94
第四节	游侠与边塞的完美结合	103
第五节	边塞诗中思乡怀远主题的再现	109
第四章	南朝边塞诗	116
第一节	南朝与北朝的战与和	116
第二节	南朝边塞诗创作概况	119
第三节	刘宋、南齐时期的边塞诗	122
第四节	梁陈时期的边塞诗	138
第五章	北朝边塞诗	162
第一节	北朝乐府民歌中的边塞诗歌	163
第二节	本土诗人的边塞诗	173
第三节	入北文人的边塞诗	181
第六章	隋代边塞诗	196
第一节	概述	196
第二节	卢思道《从军行》	197
第三节	杨素《出塞》	200
第四节	薛道衡的边塞诗	206
第五节	隋炀帝的边塞诗	209
结 论		217
参考文献		218
后 记		222

引 论

边塞诗的源起及其意义

提到边塞诗，人们便会联想到唐代的边塞诗派，那“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曲》）的豪壮；“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乡愁；“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燕歌行》）的悲怆，都令人难以忘怀。边塞诗的繁荣和兴盛，的确出现于唐代。而后世对边塞诗的研究，也往往集中于有唐一代。据有关检索文献资料表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相关研究论文都是以唐代的边塞诗为对象的。

不可否认，唐代边塞诗，是对本朝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边塞诗自身的发展规律。纵观边塞诗的发展，虽然在唐代达到高潮，但其源远流长，是经过前代边塞诗渐缓而又扎实的步伐，一步步走向盛唐诗歌的巅峰的。以往对唐代边塞诗的研究，过分注重于对有唐一代的横向把握，这无疑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在我们看来，还有必要从纵的方向，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加以探讨，才有可能获得对盛唐边塞诗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在有关唐前边塞诗歌的研究方面，目前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没有系统化的研究。本论文拟从边塞的含义出发，从历史衍变的角度对唐前边塞诗的发展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描述和分析，以期恢复唐前边塞诗发展的大致轮廓，并为唐代边塞诗的繁荣寻找一些历史方面的根据。

一、从字面来看“边塞”一词的含义

边塞诗是按题材内容划分来进行诗歌研究而出现的一种诗体概念。这一诗体概念，最早出自于宋初姚铉的《唐文粹》中。姚铉《唐文粹》一书将唐代诗文分为功成作乐、古乐、感慨、兴亡、幽怨、贞节、愁恨、艰危、边塞九大类。洎及元初，方回《瀛奎律髓》把诗歌题材分为四十九类；也将“边塞”独列一类，并突破了宋人姚铉仅录唐代边塞诗的局限，而将先秦至唐宋的相关作品均冠以“边塞”之名。此后，众多的诗评家，如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清人施补华《岷山庸说诗》等皆以“边塞”一词论诗。“边塞诗”由此渐入人心，成为古典诗歌研究领域中常用的概念。

从词源上来看，“边塞”一词很早就出现了。“边塞”原本二词，《说文·辵部》：“边，行垂厓也”^①，本指边缘，后引申为边境、边界，《吕氏春秋·先已》：“故上失其道，则边侵于敌”^②；《说文·土部》“塞，隔也”，^③即用来阻隔的屏障，此后指边塞、要塞，《左传·鲁文公十三年》：“春，晋侯使詹嘉处以守桃林之塞”^④。《荀子·强国》：“今秦……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杨倞注：“赵树松柏，与秦边界。”^⑤由上可见，在先秦时，“边”、“塞”是分开讲的，有时所指不同，有时意则接近。“边塞”一词连用，始于两汉，特指边疆地区要塞。司马迁《史记·三王世家》：“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⑥班固《汉书·

①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二，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第42页。

② 徐维通著，《吕氏春秋集释》卷四，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③ [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一三，中华书局，1998年10月版，第288页。

④ [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集解，《春秋左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7页。

⑤ [战国]荀况著，[唐]杨倞注，《荀子》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⑥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9月版，第2105页。

晁错传》亦有“守边备塞”^①之句。《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有“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②之句。又，汉代人惯以“塞上”、“塞下”代指边境地区，《史记·高祖本纪》：“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③《淮南子·人间训》：“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④此外，还产生了诸如《出塞》、《入塞》之类反映边疆军旅生活的歌曲，《西京杂记》：“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⑤由此可见，在高祖时代，这类篇什已不罕见。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了自汉以来《出塞》、《入塞》、《塞上》、《塞下》之类曲辞，其思想内容基本一致。这类乐府诗歌就其体裁形式，也为后来的边塞诗所采用。

由上述可知，边塞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国家的建立开始，就有了边塞。

二、从历史地理上考察边塞问题的产生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兴替和发展，其间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部落民族，互相交错，互相同化，逐步抻结成一个大的民族。他们对异族，自觉为一整体，自号“诸夏”，有时也自称为“中华”。这样一种自觉，至迟在公元前七七零年“周室东迁”前后业已存在，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不断受到了西戎、北狄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尚书·舜典》中即有“蛮夷猾夏”^⑥的记载。“犬戎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⑦早在周朝建立之前，这种侵扰就存在了。后来，西戎、北狄虽经周朝的打击，但始终是诸夏民族的心腹

① [汉]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第2283页。

② [汉]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第224页。

③ [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9月版，第2392页。

④ [汉] 刘安，《淮南子》卷十八，四库备要本。

⑤ [晋] 葛洪，《西京杂记》卷一，四部丛刊子部。

⑥ 蔡沈注，《书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⑦ [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9月版，第2881页。

大患。最终，西周都城镐京被犬戎攻破，迁至洛邑。事实上，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西北民族的攻击掠夺，始终是华夏腹地发展的一大威胁。殷周与獫狁，秦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吐蕃、回纥等民族的冲突，都是西北方游牧民族所造成的。所以唐朝的郭子仪曾说过：“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羌戎，北虞獫狁。”^① 长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游牧铁骑不光攻击力极大，且常常防不胜防。因此，沿边境构筑长城，以边为塞，据塞固守，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实际上，历代的王朝也正是这么做的。

长城的修筑，首先出现在中原地区，主要的用途只是在于诸侯国之间的互相防御。随着中原各国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愈加频繁，长城便从中原延伸到西、北与游牧民族相邻的边境。边塞的形成主要也在于这一时期，其重要性在这时凸现出来。“夷夏之强弱，关中之安危，恒视朔方之得失。南仲城朔方而獫狁于襄，蒙恬卫青取河南而匈奴衰弱。唐之三筑受降城而西鄙安息，明失河套而陕西之患亟。其明徵也。”^② 《诗经》中“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小雅·出车》），表明周宣王在派军队进攻獫狁的同时，又在朔方建立重镇进行设防，从而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后来，周王朝又在国境一线修筑了大量烽燧等传警设施，这与长城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六国防胡的长城加大了对地势的依赖，无一例外皆依山傍水，据险而建。据《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③ 《史记·蒙恬传》谓：“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④ 秦长城西起临洮，过六盘，直达上郡，此乃为后世“导夫先路”，诚如唐人李益所言，“汉家今上郡，

① 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33页。

② 陈子展，《诗三百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634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9月版，第2885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年9月版，第2565页。

秦塞古长城。”^① 我们认为,《诗经》中的《东山》、《采薇》、《出车》、《采芣》、《六月》、《无衣》,《楚辞》中的《国殇》等作品,都以这种地理背景为依托,如反映南仲征伐玁狁、西戎的《出车》,尹吉甫率兵驱逐玁狁的《六月》以及方叔征服玁狁的《采芣》都产生于长城一线。事实上,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诸夏”,与其融合对象“诸夷”之间,曾经有过频繁的战事。由于北方草原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使它成了民族矛盾斗争的焦点。刘昶先生曾对此作出了如下评价:

中国北方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各个游牧部落活动的大舞台。……游牧部落主要从事原始畜牧业生产。因此这种单一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满足游牧民族正常的生活需求,及应付人口繁殖造成的新压力。为了解决这种困难,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掠夺周边的农业居民。这种掠夺方式逐渐形成一种习惯,……他们大规模侵袭周边农业居民,造成极大灾难和破坏,……这种挑战和应战往往构成中世纪舞台上最有声色、悲怆雄壮、动人心魄的场面。”^②

可以说,边塞诗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自它产生之初,就无可避免地铸就了其鲜明而又坚强的性格。

“边塞”的产生和形成,深受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影响,因而具有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边塞诗,毫无疑问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严羽《沧浪诗话》中说:“高、岑之诗(主要是指边塞诗)悲壮,读之令人感慨。”^③ 原因正在于此。

① [唐]李益,《登长城》,《全唐诗》卷二八二,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

②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新华文摘,1981年第6期。

③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81页。

三、从精神基调上理解“边塞诗”

边塞诗也具有它自身独特的情感基调和审美境界。边塞诗的鲜明特点，即是它的地域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同于内地的艺术视野和艺术素材。比如同是描绘自然景色，边塞诗可以这样写：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鲍照《代出蓟北门行》）

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虞羲《咏霍将军北伐》）

绝漠冲风急，交河夜月明。（刘峻《出塞》）

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吴均《胡无人行》）

边地的景物常是飞沙走石、茫茫瀚海、崔嵬雪山、风急天暗，带有一种肃杀萧瑟的情调，往往具有苦、寒、险等特点。而内地之景多是花草树木，流水人家等典型意象。两者相比，有一粗一细，一壮一柔的差异。尤其是那些表现边塞风土人情、风俗习尚的作品，如：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踔躞黄尘下，然后别雄雌。（北朝民歌《折杨柳歌辞》其五）

这首北朝乐府民歌，表现了北方民族剽悍的个性，尚武的精神和英雄的气概，是内地很难见得到的。鲍照的《拟古诗》（之三），也正表现了这样的民族风尚。

最能体现边塞诗特色的是那些描写征战戍守之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总是以荒寒僻远的自然、人文环境为将士们的活动背景，于高山大川、险关要隘之地展开征战戍守活动。或言征戍艰辛，或表现战事惨烈，把人类平素的各种情感（如思乡念亲、功名追求、事业感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喜怒哀乐之情）放在生与死、血与火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中加以集中、夸张、强化的表现。特定的表现内容，决定了其情感基调，也完全不同于内地诗歌。它不能写成缠绵悱恻的情诗，也不能写成闲适淡泊的山水诗，它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壮，可以给人以强烈的激动与感发。它不能让人缠绵，也不会给人以消沉，而是让人振奋、惊异、充满豪情壮志。纵观唐前的边塞

诗，先秦时期的相关作品所表现出的是慷慨激昂的精神风貌，显示了周王朝的强大与威武，由此而奠定了后来边塞诗的情感基调。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封建时代，内定制度、外兴武功，使桀骜不驯的匈奴最终臣服于汉，众多将领们的丰功伟绩，被铭刻在历史的柱石上。因之，后世的边塞诗多取材于汉王朝，这绝不是偶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边塞诗的创作兴盛起来了，鲍照等人的边塞诗反映了他们渴求立功边塞的热切心情。梁陈时期，宫体诗人萧纲等人也写了为数不少的边塞诗，由于其身份及阅历所限，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凄凉的色彩，这与诗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当时的边境局势有关。在北朝，由于游牧民族好勇尚武风气的张扬，本土文人们的边塞作品多表现出乐观豪迈的精神风貌；同时庾信、王褒等入北文人将其在南方擅长精雕细刻的写作手法，用来刻画北方特有的苍茫景色和民族风尚，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手法，为初、盛唐边塞诗的繁荣作了良好的铺垫。

总之，边塞诗在精神基调上和审美境界上都呈现出了与其它诗歌品种截然不同的特色，这正是由于它所表现的内容不同于其它诗体所决定的。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边塞诗歌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并存的国家。据《左传·昭公九年》载“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这段话道出了西周王朝版图的四至。同时亦指出，在这个广大范围里，除活动着以夏、商、周为代表的华夏诸族，还有众多其他部族活动其间。当时华夏族一般称后者为夷、戎、狄、蛮等。《礼记·王制》云：“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表明当时各族经济生活不同，习俗不同，甚至语言都互不相通。前述夷、狄、戎、蛮只是对周边各族的统称，其实它们之中的成分相当复杂，如北狄又分为赤狄、白狄、长狄等，《尔

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反映出各民族内部也存在着一一定的差别。早在西周以前，上述各族就同中原的夏、商王朝发生了密切关系，西周以降这种联系更加密切。《尚书·牧誓》说参加武王伐纣联军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豳人”，历代多以为它们是居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

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部落，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周王朝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周王朝建立之初，有这样的民族政策：“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周王室依据血缘关系的近远来确定其与诸侯国和周边各族的关系。其中所谓要服和荒服的规定是其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时所要遵循的原则。要服者贡是指居于要服的各族必须每年进贡，而荒服者王则谓居于荒服的各族在新王继位时应前来朝见，以表示臣服。如果有违背这个规定的，先是“修名”、“修德”即口头相劝，此后如果仍然不朝不贡，则就要“修刑”，即以武力相征伐了。在周王朝建立之初，政治清平，经济繁荣，民心聚集，国力强盛之时，上述民族政策自有其得以施行的坚强后盾。然而，好景不长，在经历了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对外的威力便开始受挫了。与此同时，随着周边民族的强大，周王朝的外患也多了起来。试以地理方位为准，分析如下

东部：活动于古代中国大陆东部的是东夷，泛指（今山东、苏北、安徽）的各民族。商代时东夷族便已十分强大，许多方国部族都成为商王朝的与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又“东伐奄等，驱纣之谀臣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可知当时东夷族国家尚很多。其中最著名者有淮夷和徐夷等。武王死后，三叔和武庚联合奄等东夷族国家叛周，《逸周书

·作雒解》云：“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经过三年苦战才讨平有东夷参与的叛乱，这表明自周初开始，部分东夷部族便与周人处于敌对状态。成王时大概淮夷等又发动了叛乱，《尚书·费■》有“淮夷、徐戎并兴”的记载。据《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师、楚子伐徐戎，克之”。厉王和宣王时期，徐戎和淮夷仍时与周王朝为敌。《竹书纪年》有：“厉王元年，淮夷入寇，王命征之不克”，“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的记载。《诗·大雅·江汉》记述了周宣王命召虎领兵征伐淮夷取得胜利，因而册命封赏召虎之事。《诗·大雅·常武》更是颂扬了周宣王派卿士南仲、皇父征讨徐戎取得胜利的业绩。宣王时期对东夷战争的结果是“四方即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最终征服了东夷。可见，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在对东夷的斗争中才最终占据了上风。东夷各族虽屡与周王朝发生冲突，但他们亦经常与周人进行文化交流。

南部：西周时期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被泛称为群蛮的众多方国部落。主要有吴、越、楚、巴、蜀等。周王室在这一带还分封了许多姬姓封国，如息、随、郢等，它们多先后灭亡于楚，其地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西部：犬戎是周王朝西部的一个民族。早在西周立国之前，他们即与周人有了交往。《史记·周本纪》说文王“伐犬戎”。到周穆王时，也曾“征犬戎”，事见《国语·鲁语下》、《史记·孔子世家》等。其结果是“得四白狼四白马以归”，但犬戎不再朝贡西周王朝。到西周末年幽王时，犬戎更与申侯等一起攻杀幽王，史载“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东迁洛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戎寇”，表明当时犬戎的势力已大到威胁周王室生存的地步了。

北部：西周时期活动于周王朝北方的民族主要有肃慎、鬼方和獯豸。

肃慎，文献亦称息慎，是一个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早在商代便与中原有所往来，西周时期的来往更加频繁。《史记·周本纪》云：

“成王即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其实早在武王克商时，息慎就曾“贡楮矢石弩”。肃慎族经常向西周王朝进贡，表明其与后者已建立相当牢固的政治关系，肃慎所居之北土确已归入周王朝的版图。肃慎之称到春秋以后不见，后人以为此后活动于东北地区的东胡、挹娄、勿吉、靺鞨等族即是肃慎的后裔。

鬼方在商代就是北方一个势力强大的民族，并时常与商王朝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康王时期铜器小孟鼎铭文云：“王□孟□□伐鬼方……获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一次战争就俘虏万人以上，不仅说明当时战争规模巨大，而且反映出鬼方力量之强大。关于鬼方及其沿革，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中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俗，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玁狁；其在宗周之际，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述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玁、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

在《诗经》中常有玁狁与西周王朝之间发生冲突的反映。《诗·小雅·采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诗·小雅·出车》云：“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诗·小雅·六月》云：“玁狁匪如，整居获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以上几首诗多是歌颂宣王时讨伐玁狁事迹的。相似的记载在青铜铭文中亦有所反映，虢季子白盘铭云：“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由上述记载可知，活动于周人北方的鬼方——玁狁一族在当时十分强悍，有时甚至能侵入西周王朝的腹地，“侵镐及方至于泾阳”，镐即指镐京，为此周人与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犬戎是西周时期相当活跃的一个民族。早在西周立国之前，它们即与周人有了

交往。《史记·周本纪》说文王“伐犬戎”。到周穆王时，“穆王征犬戎事”见《国语·鲁语下》、《史记·孔子世家》等。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马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致”。到西周末年幽王时，犬戎更与申侯等一起攻杀幽王，史载“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①。周平王东迁洛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戎寇”表明当时犬戎的势力已大到威胁周王室生存的地步了。

小 结

总而言之，西周时期各族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华夏诸族抵抗西戎、北狄的侵入，其次是对东夷南蛮的攻伐。戎狄族散布地域很广，陕西西部北部、山西、河北极大部分都是戎狄族居住地。商周人称他们为戎狄，又称鬼方、混夷、犬戎、獯鬻、玁狁等。戎狄原来也是华夏族的一部分，“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他们属于游牧民族，“随畜牧而转移”。游牧部落由于其自身生存条件限制，夏秋天水草肥美时，他们能够自足，但是，当冬春之际或天气变异之时，他们的生存便受到威胁。兼之“人习战以侵伐，其天性也”，他们常常南下，侵扰中原地区的诸夏民族，掠夺财物、抢劫人口，给诸夏民族的生存造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对于已从事农业生产的西周来说，“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西北方戎狄族的入侵”。于是，先秦时期的边塞诗歌以上述历史事实为背景，拉开了沉重的序幕。

第二节 悠悠旌旆，萧萧马鸣

——时代英雄的赞歌

先秦时期有关描写边塞战争的诗歌主要集中在《诗经》中，另外《楚辞》中，有部分篇章涉及边塞战争题材。

在《诗经》中，有关边塞战争题材的作品，从表现主题、风格特征